

<<达洛卫夫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达洛卫夫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53697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53697

出版时间：2011-5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[英]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页数：18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达洛卫夫人>>

前言

多少年来，谈起意识流，不少人似乎认为，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，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。

在西方，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。

例如，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粤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（1882—1941）的作品意义不大，价值不高，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，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；并说，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，乃是一群孤芳自赏、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，心胸狭窄，视野不广。

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，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“对生活 and 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，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，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”。

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，涉及传统与创新。

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：在当年（20世纪20—30年代），意识流是崭新的、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，完全摆脱传统，反其道而行之。

以上所云，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，但又不尽然。

因为，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，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、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；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，以至尖锐的批判性；或许可以说，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，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，而是在一定程度内，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，有时颇为激烈，甚至偏激哩。

不过，归根结蒂，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、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、习俗、偏见和理性主义，貌似一针见血，其实浮光掠影而已。

总之，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，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，色泽或浓或淡，个儿或大或小，盘根错节，姿态横生，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。

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。

譬如，在论文《斜塔》（The Leaning Tower）内，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：在一九一四年之前，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（除了戴·赫·劳伦斯），攻读于高等学府，可称“天之骄子”，踞于金塔之顶，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。

然而，一九一四年之后，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，作家们再也不能“闭塔自守”，而逐步认识到：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，易言之，他们的家世、财富与教养，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。

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，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。

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，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，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。

她强调，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，提高其社会地位。

例如，在名著《自己的房间》（A Room of One's Own, 1929）中，她主张，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，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。

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，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“牛桥”的感受。

据说，由于她是女人，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。

此外，在不列颠博物馆等图书馆内，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，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，岂非不公平之至？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：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，其中所有的人，不论男女或穷富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。

此外，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，让工人成为作家，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文艺更多样化。

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，这些理想近乎“乌托邦”，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。

<<达洛卫夫人>>

<<达洛卫夫人>>

内容概要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（1882—1941），英国意识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。
《达洛卫夫人》描写一位议员夫人一天的活动过程。
全书以主人公为核心，以她的生日晚宴为枢纽，突出地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：代表上流社会和习惯势力的“大医师”布雷德肖和平民出生的史密斯。
同时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中、上层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。

<<达洛卫夫人>>

作者简介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（1882--1941），英国作家。在小说领域，以其非线性叙事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伍尔夫以小说创作最为人知，其中尤以《黛洛维夫人》（1925）、《到灯塔去》（1927）两篇为甚。小说创作之余，她还就艺术理论、文学史、女性写作、权力政治等主题提笔书写，拓展文脉。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，伍尔夫尝试过多种形式的自传体创作形式，以绘画手法构思短篇虚构作品，并且，终其一生与亲友往来通信，才情卓然。

<<达洛卫夫人>>

章节摘录

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。

因为露西已经有活儿干了：要脱下铰链，把门打开；伦珀尔梅厄公司要派人来了。况且，克拉丽莎·达洛卫思忖：多好的早晨啊——空气那么清新，仿佛为了让海滩上的孩子们享受似的。

多美好！

多痛快！

就像以前在布尔顿的时候，当她一下子推开落地窗，奔向户外，她总有这种感觉；此刻耳边依稀还能听到推窗时铰链发出轻微的吱吱声。

那儿清晨的空气多新鲜，多宁静，当然比眼下的更为静谧：宛如波浪拍击，或如浪花轻拂；寒意袭人，而且（对她那样年方十八的姑娘来说）又显得气氛肃穆；当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口，仿佛预感到有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；她观赏鲜花，眺望树木间雾霭缭绕，白嘴鸦飞上飞下；她伫立着，凝视着，直到彼得·沃尔什的声音传来：“在菜地里沉思吗？”

——说的是这句话吗？

——我喜欢人，不太喜欢花椰菜。

——还说了这句吗？

有一天早晨吃早餐时，当她已走到外面平台上，他——彼得·沃尔什肯定说过这样的话。

最近他就要从印度归来了，不是六月就是七月，她记不清了；因为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燥乏味，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，还有他的眼睛、他的小刀、他的微笑，以及他的坏脾气；千万桩往事早已烟消云散，而一说来也怪！

——类似关于大白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。

她在镶边石的人行道上微微挺直身子，等待杜特奈尔公司的运货车开过。

斯科罗普·珀维斯认为她是个可爱的女人（他很了解她，正如住在威斯敏斯特区的紧邻都相互熟悉）；她带有一点鸟儿的气质，犹如碧绿的鸢鸟，轻快、活泼，尽管她已五十出头，而且得病以来变得异常苍白了。

她待在路边，身子笔挺，等着穿过大街，丝毫没有看见他。

克拉丽莎可以肯定，在威斯敏斯特住过后——多少年了？

二十多年了吧——即使置身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或者深夜梦回时，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寂静，或肃穆的气氛，一种不可名状的停滞，大本钟敲响前提心吊胆之感（人们说，那可能是流感使她心脏衰弱的缘故）。

听！

钟声隆隆地响了。

开始是预报，音调悦耳；随即报时，千准万确；沉重的音波在空中渐次消逝。

她穿过维多利亚大街，一面思量：我们都是些大傻瓜。

只有老天才知道人为何如此热爱生活，又如此看待生活，在自己周围构造空中楼阁，又把它推翻，每时每刻创造新花样；甚至那些衣衫褴褛的老古董，坐在街头台阶上懊丧之极的可怜虫（酗酒使他们潦倒不堪）也这样对待生活。

人们都热爱生活——正因为如此，议会法令也无能为力；这一点，她是深信不疑的。

人们的目光，轻快的步履，沉重的脚步，跋涉的步态，轰鸣与喧嚣；川流不息的马车、汽车、公共汽车和运货车；胸前背上挂着广告牌的人们（时而蹒跚，时而大摇大摆）；铜管乐队、手摇风琴的乐声；一片喜洋洋的气氛，叮哨的铃声，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——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：生活、伦敦、此时此刻的六月。

眼下正是六月中旬。

战争已经结束，不过，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太太那样伤心的人，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，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，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。

<<达洛卫夫人>>

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，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，手里还拿着那份电报：她最疼的儿子约翰牺牲了。

然而，这一切总算过去了，感谢上帝——结束了。

眼下正逢六月。

国王和王后都安居在宫中。

虽然为时过早，到处都已响起赛马奔腾的得得声，板球拍的轻扣声。

洛兹、埃斯考特、雷尼莱，以及所有这类娱乐场，都隐没在灰蒙蒙、蓝幽幽的晨雾中，恰似柔软的织网，把它们全都笼罩，而随着白天的降临，雾将消失，娱乐场的草坪与场地下会出现驰骋的赛马，足尖刚碰着地便纵身跳跃；还有飞舞的小伙子，以及身穿透明纱衫、嬉笑的姑娘们，她们尽管通宵跳舞，可此刻已牵着毛茸茸的、怪模怪样的狗儿，让它们到户外溜一圈呐。

即使在这样的时刻，那些拥有遗产的谨慎的老寡妇也乘着汽车，飞快地去干神秘的差使；老板们则在橱窗里摆弄人造首饰和钻石，古色古香的碧绿胸针镶嵌在十八世纪式样的底座里，分外可爱，足以吸引美国佬（可是她必须节约，不能随便为女儿伊丽莎白买珠宅）；不过，她自己也喜欢这些东西，对它们怀有可笑而真挚的热情，因为她属于这一切，她的祖先在乔治王朝的宫廷里当过大臣，她自幼便生活在珠光宝气之中，并且，今晚她将举行宴会，戴上珠翠宝饰，闪耀着炫目的光芒。

但奇怪的是，当她走进公园时，只觉得·片沉寂，薄雾，嗡嗡声；欢乐的鸭子悠然嬉水。

胸前有袋囊的吗儿摇来摆去；可迎面来的是谁呢？

那人背朝着行政大楼，走过来，手里拎着盖有皇室纹章的公文递送箱，恰如其分，原来是休·惠特布雷德，她的老朋友——可敬可爱的休！

“早上好，克拉丽莎！”

“休一本正经地说，其实他俩从小便相识了。”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我喜欢在伦敦漫步，”达洛卫夫人答道，“说真的，这比在乡下溜达有意思呢。”

“惠特布雷德一家刚到伦敦，他们是来看病的——真不幸。”

别人进城是为了看电影，听歌剧，带女儿出来见见世面；他们一家却是来“看医生”的。

不知有多少次，克拉丽莎曾到私人疗养所里去探望伊芙琳·惠特布雷德。

敢情伊芙琳又病了？

伊芙琳很不舒服，休说道，一面撇撇嘴，或挺出他那衣冠楚楚、仪表堂堂、倜傥非凡的身躯（他的衣着总是过分讲究，也许因为他在宫廷当个小吏，不得不这样呢），暗示他的妻子身上虽有些不适，但并不严重；作为一个老朋友，克拉丽莎·达洛卫不必他讲明，就能心领神会。

哦，当然，她确实懂他的意思；真不幸；她心里涌起一阵姊妹般的感情，却又莫名其妙地想到自己的帽子，兴许不适合清晨戴吧？

因为休总是使她有这种感觉，当他匆匆向前走去，过于彬彬有礼地抬一下帽子，并且肯定地对她说，她看上去像个十八岁的姑娘呢；又说，他一定来参加今晚的宴会，因为伊芙琳要他务必赴会；不过，他可能稍微晚些到场，因为要先带吉姆的孩子去参加宫廷晚会哩；——在休的身旁，她总感到有些局促不安，有点儿女学生气；不过对他颇有好感，因为跟他相识已久，而且确实认为，按他的路子来说，不失为好人；然而，理查德几乎被他气得发疯；至于彼得·沃尔什嘛，他至今还对她耿耿于怀，因为她喜欢休。

·

<<达洛卫夫人>>

编辑推荐

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Mrs Dalloway

<<达洛卫夫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